

秋末,大雁子牧场飘起了雪花,轻轻柔柔地落在焦黄的牧草上,落在牦牛的脊背上,落在珀萨躬身挤奶的肩头上。一切都镀上了银质的寂静,仿佛在持续占据又在逐渐消失。

珀萨头抵一头母牦牛的肚皮,双手握紧它的奶头,一起一落间,一股股绵厚的奶汁就注入了木桶。小半桶了,珀萨把手换到了另一对奶头上,母牦牛在这时挪了挪后腿,并对着牛圈发出了深沉的哞叫,圈里很快传来一头小牦牛甜美的回应。珀萨听到这带有寓意的呼唤,心就为它们柔软了下来。她松开握紧的奶头,从牦牛手下提出了奶桶。守在牛圈门口的朵几看到珀萨从母牦牛身后站起身来,他打开了圈门,放出一头小牦牛。它早听到了母牦牛呼唤的方位,它跳跃着蹄子奔向母牦牛,缝缀在毛项圈上的红色牛毛花也在跟着它的快乐鲜明闪动。

珀萨解开拴在母牦牛颈脖上的毛绳,它大步向着小牦牛迈进,就要接近时,小牦牛的前蹄踩在一簇积雪草上打滑,它拇指粗的腿挣扎着,绷紧的筋骨像张开的弓一样。就在母牦牛扬起嘴想要去接住它时,它稳稳地站在了母牦牛身边。母牦牛伸出舌头舔舐小牦牛卷曲的毛发和黑亮的眼睛表达安抚。小牦牛发出了微颤的哞声,接着,它一头顶向了母牦牛的乳房,粉红的嘴唇咬住奶头发出吮吸声,嘴角溢出了白净的奶汁。

雪花缓缓地落在牛群身上,为它们披上了远行的鞍子。朵几站在乳养圈门口,看见珀萨再次从牦牛中间起身时,头顶着一层雪花。他恍惚就看到了珀萨暮年顶着一头银丝白发的样子,他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微笑。

当朵几放出最后一头小牦牛的时候,珀萨提着奶桶走进小木屋,屋顶很快升起了幽幽的炊烟。珀萨将奶桶里的牛奶倒进钢炉灶上的一口大锅子里煨热。朵几清扫完乳养圈里的牛粪,去溪水边清洗双手,然后捧起水洗脸,冷冽的水让他眉目清醒地回到木屋。他没有像平日清早那样先去炉边烤火,而是径直从窗户下提出一个铁皮箱来组装太阳能打奶机。插上电源后,他舀起一瓢飘牛奶倒入打奶机的漏斗里,机身上的两个槽口就提炼出了金色的酥油和纯白的奶渣,徐缓地流入两只木盆里。

珀萨在熬大茶,她从奶锅里舀起半瓢牛奶兑入茶汤里拌匀后,往两只木碗里分别放入酥油、蔗糖、青稞炒面,又倒入小半碗奶茶,她发出“阿卓拉索”一声高低节奏的唱词,盘坐在火炉边开始团糌粑,待朵几忙完一起享用早餐。朵几将打好的酥油包裹上新鲜的培黄叶,存放在屋角的皮口袋里,边上还立着好几只皮口袋,里面集合了今年夏秋收获的全部酥油和奶渣。朵几拍拍宽大的手掌,表示完成了今年最后一天的打奶工作,去炉边端起珀萨为他准备的糌粑就着奶茶吃起来,吃到蔗糖时,他一颗颗地嚼碎,喊喳喳的甜蜜就充满了他的身体。珀萨没有像朵几那样细细品尝早餐的滋味,直到糌粑让她的眼眸干涩时,她才端起茶碗喝下一口奶茶。珀萨不时地望向外间敞开的柴房门口,天空依旧在飘雪,远山和近林陷入茫茫里,半山上的垭口却似天地间的通道一样清晰明亮了起来。

朵几的茶喝到碗底,没有再续,他一口喝下了茶渣,并像饮酒那样咂了咂嘴,眼神就升起了力量。朵几是爱喝酒的,醉酒后,他就会独自走向深山老林,走向雪山顶寻找他们曾丢失的牦牛。这会让人担心他的安危而四处寻找,但自从他们的大儿子格荣参军后,朵几再没有闻过酒气了。因为他想到了在特战部队上挥洒汗水的孩子,想到全村也只有他家门楣才张贴着“光荣之家”的牌子,他就感到了惭愧,他没有起誓戒酒,只悄然地将酒碗换成了茶碗。

二

朵几从柱子上取下镶红边的黑氆氇披毡穿上,出门散放牦牛去了。珀萨的心上带着一点忧虑,她开始洗碗,收拾屋子。她展开一张厚塑料膜盖住了锅碗盆瓢,又展开一张帐篷布盖住了被褥和毛毯,接着把一只只挤奶用的木桶挨个儿反扣在



小牦牛迁徙

□ 南泽仁(藏族)

水缸周围,木屋须臾间就被搁置在时光里了。

屋外的牧哨声渐渐远了,珀萨站在门口目送上百头牦牛,它们浩荡地走出牧场,走向了通向垭口的山道。小牦牛们小步紧跑地跟在后方,一截短小的尾巴在身后摆动,似在与牧场告别。明年初夏,朵几背上一口袋玉米团去大山深处把牦牛寻回来时,它们也许并不能如数归来。就说去年吧,一场暴雪下了几天几夜,散放的几十头小牦牛,只找回来半数。小牦牛们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天气里,有的被冻死了,有的被饥饿的豺狗围猎。珀萨想象着豺狗尖利的牙齿深扎进小牦牛的颈脖,它们的小蹄子挣扎着,在无望中听到脖颈上发着突突的声音,它们至死也不知道那是它们小小生命里流淌出的热血,洒在雪地上,为寒冬开出了最耀眼的红花。

珀萨想到这里,她的心一紧,小牦牛们已经随着牛群转过了一个幽深的山道。珀萨瞬间放下几天来的犹豫,奋力朝着牛群奔跑而去,一边跑一边呼唤着朵几的名字。她的奔跑比风还要快,她顾不得积雪会不会滑倒自己。朵几隐约听到了珀萨的声音,他回头时发出了“嚯秋”一声口令,牦牛们逐步停下来。

珀萨追赶到牛群身后时,喉咙冒着血腥味。她大口地喘着气,急促地说:“你继续赶牦牛去垭口散放,我要赶着小牦牛们下河谷过冬。”

珀萨第一次没有与朵几商量,就作出了重大决定。朵几感到珀萨的语气坚定,此刻即使对她说,小牦牛们从来没有到河谷生活过经验,整个村庄秋收的玉米秆也不够它们从冬春吃到初夏,也不能改变珀萨已决的心意。朵几就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粗重的气息,似乎他也具有身边这些牦牛一样的特质。珀萨自然在心里反复思量过这些道理,她不说一句话地站在风雪里,任凭风吹着她凌乱的头发,吹着她患有风眼病的眼睛落下了一串泪水。朵几咬了咬嘴唇,他走到小牦牛和牦牛们中间,使它们分开,小牦牛们转身就看到了忽然而至的珀萨。

珀萨从朵几手中接过木枝,赶着小牦牛们返回。走在牛群后面的几头母牦牛察觉到小牦牛们正朝反方向行走,它们对小牦牛发出了提醒,掉头就去追逐小牦牛。它们从没在白天分别过,母牦牛想要不顾一切地带上自己的孩子一起走进大雪天。朵几随手抓起一捧小石子,朝那几头母牦牛砸去,但这并不能阻止它们奔向小牦牛的步伐。有一头母牦牛躲过朵几的

石子,朝路上方攀爬,它是要绕道去追赶小牦牛,蹄子在积雪的草坡上反复打滑,一些石块随之滚落,它就在那里抗争着,发出生离死别的动静来。朵几抄近道跑到那头母牦牛前方,折断一根杜鹃枝条来抽打它,那头母牦牛听出了主人严厉的警告,它昂首对着远去的小牦牛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呼号。小牦牛们已经走远,没有回头,它们在聆听珀萨唱歌,一首如锡金报春开遍整个牧场的歌。

经过几番折返,几头母牦牛终是有序地跟上了前方的牦牛,朵几在牛群后方持续吹响短而明快的牧哨,它们就在这份安宁里走向了陡峭的山岩,口里呼出一缕缕白色的雾气,在朵几眼前缥缈而起。登上后,它们就到了垭口,那里有荒草坪和深广的针阔混交林,深藏着越冬的常青冷草。

三

珀萨赶着小牦牛们回到了牧场的围栏里,她在小木屋里奔忙着,用皮绳扎紧一只只装满酥油奶渣的口袋,只等朵几用摩托车载着它们下河谷。她又找出一个氆氇口袋,装入了满满的玉米面,背在背上,作为小牦牛们下山的干粮。小牦牛们在围栏里高高低低地鸣叫,它们嗅到了各自母亲的气息,抑或是回想起共同生活在围栏里的点滴。珀萨关上木门,手握木枝在空中一扬,发出了迅疾的风声,48头小牦牛们一齐走出围栏,顺着木屋后的小路一无所知地踏上了一条从未涉足过的山道。

珀萨回望了一眼垭口,那里已经被越下越密的雪花淹没了。一片雪花落在珀萨的睫毛上,眨眼间就融化了。珀萨感觉没有一场分离是在明媚里完成的,这让她想到了生命中最深的一次分离。两个暖在羊皮袄里的孩子到了学龄,他们要离开牧场去县城读书。珀萨奔向一个又一个山谷目送,她想高唤一声他们的名字,又怕听到大山的回音里全是自己的声音……

珀萨在这样的回忆里朝小牦牛们发出了一声吆喝,显得没有力量就变成了轻叹。小牦牛们已经翻过了牧场后方的山坳,向着蜿蜒曲折的下山路走去。珀萨看到它们拇指粗的腿杆又一次绷紧了筋骨,是为了奔赴一个温暖的去处。明年夏天,它们再次从这条路返回时,它们的腿杆一定比青杠木还要结实。珀萨为此感到高兴。走入一大片杜鹃林时,一头小牦牛蓦

地仰天鸣叫了一声,它可能抑制着思念的情绪,想要听到一声熟悉的答应,其他小牦牛也跟着叫了起来,林子因为它们陡然而起的叫声显得更加静谧了。它们发现林子外有一道光时,都轻轻地奔跑了起来。

一阵水声喧响时,小牦牛们眼前出现了一条河流,从雪山深处一直流向了巴乌河谷。小牦牛们有规则地渡过了生命里遇到的第一座桥,像它们曾渡过许多座桥一样从容。珀萨卸下氆氇口袋,歇坐在谷底的头道桥上,小牦牛们都停歇下来,沿着河边站成一排饮水,河水冰凉而甘甜,它们饮水的肚子像鼓声一样起伏。

几头小牦牛离开了河边,珀萨打开口袋,捧出一把玉米面放在一大张石板上。小牦牛们起先以为那是一小片金色的日光,它们朝着石板小跑而来,接着就用湿乎乎的嘴巴舔食起玉米面。它们一边吃,一边眨动着细密的长眼毛,是体会到了一颗玉米籽生发、拔节、出天花、背红缨子,以及包浆的整个过程。一会儿时间,小牦牛们都围在了珀萨面前,她敞开宽大的袋口,让它们尽情地享用带着奶香味的玉米面。玉米面见底了,小牦牛们三三两两地走向山路,它们寻找干草的嘴触动了几枝干枯的鸢尾,干果里的籽粒奏响了沙沙的音乐。

珀萨卷起氆氇口袋,轻松地赶着小牦牛们走向河边的土路,路在河的左右两边交替延伸。听到河水哗啦一声流向巴乌村的磨房沟时,珀萨顿觉眼前一亮,积着阴云的天空开始放晴,她看到了一栋栋白石砌筑、红瓦盖顶的房子聚集在掌心般安稳的巴乌村庄里。小牦牛们经过村头一个巨大的石雕窝,也没有去嗅闻绿茵茵的积水,它们一步踏上了通村的水泥路,坚实蹄子踩打路面,宛如一场宏大的雨声。

四

“嘎吱——”

一个女孩一把推开了木窗,探出头来,她看到一群小牦牛忽地涌入村庄,黑云朵样移动在村道上。她惊讶不已,不知道先向小牦牛问好还是向珀萨问好,她就对着他们全部说了一声:“你们好啊!”珀萨朝她扬手示意。

随着几扇院门的开启声,几个孩子飞奔出家门,他们把手指在身后安静地站在路边迎接这群小牦牛,他们看到了可爱还有庄重,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小牦牛们走在陌生的环境中,不时抖动全身的毛发,脚步从踱步到了小跑,它们沉默着不发出一声鸣叫。一位老人趴在围墙上感叹:“从来没有在村庄里看见过这么多小牦牛,好稀客呀!”珀萨听到这闪耀耀的声音时,就已经来到了入村口一栋转角楼房前,门楣上挂着书有“光荣之家”的铁牌子。珀萨跑到牛群前方,从挂在腰带上的一串钥匙里掏出一把铜钥匙,插入门扣上的铜锁里,一拧,两扇大门就如怀抱般敞开了。

珀萨丢弃了木枝,对小牦牛们说:“欢迎回家!”

小牦牛们挨挨挤挤地走进了大门,它们在敞亮的院中停下来,好奇地张望垂挂在走廊上的一捆捆玉米棒子,堆放在院角的土豆和老南瓜。珀萨打开后园的木门,小牦牛们看到园子里亮出的一片光,认为那是牧场,它们涌向了后园。珀萨从厨房的窗户看去,它们在两亩宽的园子里啃食着碧青的元根苗子,这片元根本身就是为它们过冬栽种的,这情景让珀萨心中一阵温热。

珀萨用一截松明柴生火煮茶,又从橱柜里取出夏季离开家时储备的泡面和饼干。清茶沸腾时,整个屋子逸散着温暖馨香,她开始悠然地享用起丰盛的晚餐来。珀萨吃了几口,又起身去看窗口,小牦牛们有的在继续吃元根苗,有的在吃蔓生在地里的巴地草和羊草,还有几头伏在地里,温情脉脉地看着土地般庄严的巴乌村庄,一束穿透薄云的夕阳在它们身上松松地散开。珀萨像牧归了一样,她打开窗户想要为它们唱一首名字叫《家园》的牧歌,她轻咳了一声,院外响起了叩门声。

珀萨赶忙跑去打开院门,门外没有人影,就在她转身回家的时候,看见院门边放着两袋土豆、三袋元根,还有一袋玉米面。珀萨向村道望去,只见几个妇人回头来朝珀萨挥手,她们发出了嘻嘻哈哈的欢笑声。

回到县里后,我的工作有了变动。虽然没再去过矮坪,但老党常通过视频电话与我联系。有一天,老党给我发来视频,镜头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标语牌开始,慢慢切换到寄龙屯的那片责任山,满山坡都是树,微风拂过,绿浪翻滚,就像波澜起伏的绿色海洋。

见老友,过三月三

老党发来视频后不久,精准脱贫攻坚大决战的号角吹响,我再次驻村工作,老党的担子也不轻。其间,他与我语音通话,说速丰桉已经砍伐,他的儿子不再在东莞打工,回乡联合贫困户投资搞种植合作社,在寄龙责任山上改种柑橘。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并与他笑称退休后也去和他一起种柑橘。

等我真的退休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儿子接往他所在的城市。到了甲辰龙年,我想着一定要去岩滩过三月三,那里与老党近在咫尺,得去他那里走走。

从岩滩到老党的家,走高速是一眨眼的事。车进矮坪,漫山遍野都是树。相别十余年,天翻地覆,仿佛换了人间。老党的头发已全白,但双眼仍炯炯有神,看到我们,脸上漾满笑意。我同他爬上楼顶,朝当年在矮坪“灭荒”的那几座山望去。只见绵延致远的一片翠绿中,几点白玉点缀其间。哦,那难道是画家笔下的山水彩画吗?老党说,那不是画,是他儿子合作社种植的晚熟茂谷柑。茂谷柑不耐强光,易被灼伤,按照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采用“涂白”技术在果子上涂石灰,防止灼伤、裂果和烂果,保证优质高产。

凝视眼前的天然彩画,想到十余年前“灭荒”的情景,心绪悠悠。这时,山歌声飘进我耳中:

乡村振兴政策好,
壮乡大地换新貌;
青山绿水映红日,
幸福生活步步高。
我转身望着老党家不远的村广场,正热闹地对歌。
我对老党说:“走,我们看对歌去!”
老党说:“你不饿呀?”
我说:“不饿!”春歌三月三,太多的兴奋与期待已把我的心占满!



春歌三月三

□ 陆云帅(壮族)

传,显得华丽而喜庆。跨进敞开的大门,身穿壮锦蓝布衫的菊花大姐正在大簸箕上摊开刚出蒸笼的五色糯米饭。糯米饭色彩斑斓,热气腾腾。菊花大姐看到我们到访,喜出望外,急忙起身迎接,给我们递上糯米饭吃。我们边吃糯米饭边聊天,不一会儿,菊花大姐的孙女玥明走进家门。玥明依旧爱笑,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还带我们上二楼参观。二楼是他们家的壮锦工坊,有多台缝纫机与锁边机,女工们正忙着赶工,笑声、话语声和缝纫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飘向不远处的红水河。

我们在菊花大姐家逗留约一个小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铜鼓声。玥明告诉我们,那荣的对歌、碰彩蛋等活动即将开始了。

来到歌圩岩滩,我想去红水河边那株三百多年树龄的大榕树下,听当地人讲述村里的故事;还想去看瑶家朋友老党的奇石店,看他如何以岩画彩玉石为媒,结交天下宾朋……想去的地方太多,只可惜时间却太少。我还未将歌圩逛到一半,矮坪村老党便打电话过来,说饭菜已热过两回,催我快到他家去。

那荣现在离我很近,就在我的眼前。

“去那荣看看吧!”无法拒绝内心的想法,带着一丝乡情怯的心情,我驱车寻路向那荣驰去。不到一个小时,春光万缕中,那荣村映入眼帘。七拐八弯,我来到驻村东家菊花大姐的楼房前。楼房墙面以前是水泥灰,如今贴上了铁红釉

“灭荒”,一定要“灭荒”!

老党不姓党,他是矮坪村的老支书,人们习惯叫他老党,我也是如此。我与老党的交集始于十余年前,有一次,上级领导视察矮坪村,看着几个光秃秃的山头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决策,你们还放任‘鬼剃头’的山不管,坐视山体滑坡的风险加大,生态文明建设从何谈起?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何保障?”领导走后,县里指定当时在县林业部门工作的我和县委组织部的老胡共同带队进驻矮坪,要求彻底解决荒坡问题,不“灭荒”不得收兵。在矮坪村,我和老胡都借住在老党家,老党热情招待了我们,但我们心中有事,吃饭时也心不在焉。老党知道我们是想急于了解村情,便告诉我们,那几座荒山属于寄龙屯的责任山。矮坪原本没有寄龙屯,上世纪60年代,为了谋生,一些壮家人从都安大石山区迁来,逐渐繁衍成近百户的寄龙屯。早些年,荒坡不值钱,实行包产到户后,村里将几

座荒坡划作寄龙屯的责任山。寄龙屯人头脑灵活,他们干劲十足,纷纷到山上搭棚,开荒种植。然而,由于农作物保水力差,几年后,寄龙屯人虽然有了收获,但山下的那用屯却遭了殃。因为涵养水源的树木被砍光,饮水的泉眼时有时无,一次滑坡甚至将泉眼埋没了。那用屯人要求寄龙屯人清理出泉眼,并停止开荒运动。清理泉眼可以,但停止开荒意味着断了财路,寄龙屯人不愿意,两个屯的人从此结下了心结。寄龙屯人继续他们的“开荒事业”,荒山的生态环境愈加脆弱,一遇暴雨,泥沙俱下,地质灾害不断。后来年轻人为了挣更多钱,纷纷外出到广东打工,留下种地的人就少了,自然不再去责任山上种地,荒山的情况才没有继续恶化,却也没有得到改善。2013年大年初五的下半夜,一阵巨响,寄龙屯责任山与那用屯西面相连的一座孤山塌了小半边,埋了山下一户人家。灾难事故让当地人一下子明白了“生态环境不换”的道理。

了解了“鬼剃头”山的来龙去脉后,我们一边组织群众抢险救灾,一边开会动员“灭荒”。当时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村中多是老弱留守者,他们有“灭荒”的心,却没有那个力,更何况,山体滑坡这件事又勾起了两个屯的“旧仇”,致使“灭荒”工作几乎毫无进展。有一晚我们在老党家聊天,老胡望着老党说:“老党,你们这里不是喜欢‘谷比’(壮语,对歌)唱春歌吗?三月三快到了,我们在矮坪搞一次对歌比赛吧!让人们通过对歌联络感情,或许能打开心结,融化以邻为壑的坚冰。”老胡这么一说,我们觉得这也是个好办法,大家议定,举办唱山歌比赛,内容以造林绿化、改变生态环境和促进民族团结为主。

民俗文化的力量超乎人们的想象。当山歌比赛的消息放出,村里紧锣密鼓地搭起歌台时,年轻人络绎不绝地归乡了。三月三“谷比”,唱了三天三夜的歌,老党还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壮家席,邀请那用屯和寄龙屯的人到他家吃长桌宴。唱春歌、吃宴席,两个屯的人聚在一起,围坐在桌子旁,对歌倾情,唱歌交心,两屯人的心结像山间的浓雾,在春风的吹拂下,渐渐消散。那用屯人把以前挖的路填平后,还主动配合寄龙屯人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在老党他们与寄龙屯签订山坡承包合同后,我从县林业局调来苗木,很快就完成了种植任